

吴风越雨

狮子崖

| 杨荻文 |

人的一生要攀几座山？数不清。但此生登临的第一座山，可以追忆，于我，那就是狮子崖。

在我懵懂无知的幼年，狮子崖青黑的影子，一直在我身边晃动，并曾闯入我的迷梦。

位于浙江省仙居县双庙乡的狮子崖，在秀溪河谷的西面。方岩是奇崛而巍峨的，主峰周围三十多里，它的余脉向西北方延展，经方山岭、青尖头、西山，虽起伏跌宕，总的趋势越来越低，但到了这一终结处，奇峰突起，宛如一篇雄文的豹尾。在脚下仰望，山势非常雄奇，巅峰排列着陡崖绝壁，好像一头奋鬣欲奔的雄狮，因而得名。

狮子崖下，一条砂石公路绕进谷口，再笔直向南，两旁毗连三个村庄，统称双庙，缘于山嘴的两座庙宇：佛殿和关帝庙。

公路东面的村子叫公平，是我的出生地、往昔外婆的家。

缠过小脚的外婆一家人丁不旺，只养育了两个女儿，姨妈嫁到方岩下方的朱溪以后，为接续香火，需招婿上门，于是穷苦潦倒的父亲就入赘到了这里。

外婆家是一座清代三合院（当地人叫台门）中靠近门楼的两间厢房。三合院很大，住着七八户人家，它的西面和东面也是一座台门，有廊道相通，村人将这里叫作“三台里”。

我长到四五岁的时候，父亲不堪村人的冷眼和欺侮，负气将家迁回下游的瓜洲村，外婆家就很冷落了，只有我时时逗留这里，成为外婆的安慰。

外婆经常挎着竹篮牵着我的手，走出溪水砌嵌的长长村巷，到一处叫水鬼头的小水埠洗衣。我坐在石头上，仰望近在咫尺的狮子崖，顶部有一块人头似的悬崖，颈部有道凹进去的缝隙，就是狮子的嘴，听说乡人泥塑了一些神佛供着，有时确也飘出几缕淡淡烟雾，像狮子在抽烟。

我很想爬上去看看。

我爬上狮子崖是六岁的辰光，同去的是几个小伙伴，兴奋地叫喊着。狮子崖只有一百多米，但因为陡峭，显得很高。我爬到山腰时瞅见下方密集的人烟，瞅见东面亮晶晶的秀溪、溪边的绿野桑田，瞅见远方的括苍山顶，觉得人世一下子变得天高地旷，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。我想，山那边是什么地方、住着什么人。

我们摸到崖隙，瞄了一眼，里面坐着几个鬼怪一样的土偶，吓得马上缩回来。

我也害怕随时从山上滚落，于是紧紧揪着身旁的柴草，待回到山脚才如释重负。我后来的恐高症，可能就是那时落下的。

童年时，外婆怕我摔死或淹死，不允我爬山爬树或游泳，第一次登山成为我小小的秘密。

我在山下走来去，直到几十年后，才重临狮子崖。那是一个大年三十的黄昏，我和一个朋友攀到山顶，坐在那块悬崖的顶部。山顶略平，当年公平和上王村械斗时，高射机枪就架在这儿，在它后面，还有更高的崖峰。那时，澄明的余晖将秀溪河谷涂上一层炫目的金黄，山野一片恬静。我很快寻到了昔日外婆的宅子，三个院落构成一个“目”字。我呆呆地俯瞰了很久，心思若有若无，其时外婆和外公早已过世，房子也已转卖他人。

我下山后去了宅院，已几乎无人

居住，有的屋顶已经塌陷，几只鸡在空地啄草。昔日天井里那块踏脚石还在，它是暗黄色的，有近百斤重，像一块巨大的璞玉。我动过念头把它搬走，做个留念，想想费时费力，这念头就搁下了。

几年后我又去双庙，看见宅院变成一片空旷的荒草地，那块石头也下落不明。我站在那儿发愣，一抬头却看见了狮子崖，没有房屋的遮挡，它仿佛趋近了。

这一块血地啊，慢慢变得陌生，没了一个相识的人，只有狮子崖还在，它似乎把沉重的山影，装进了我的心胸。

秀溪北流，到狮子山嘴转折向西，溪滩杂树丛生，芒秆遍地，溪声回荡，有种荒凉凄清的气氛。少年时我来往双庙和瓜洲，每次独自走到这里，都惊恐莫名，希望看到一个行人的身影以减轻内心的孤单。我之所以如此害怕，是因为双庙堂北面的小山坳坟冢累累，走在马路上能看见漆成血红或乌黑的棺木搁在山坡上，棺材顶盖着稻草（茅殡）。

狮子崖山，寄存着几多亡灵，包括后来我的外公外婆。

他们的石椁坟就并排摆在与红色寺墙几步远的路旁小坡上，连一块墓碑都没有，墓前一棵青桐，逐年长得很高大。

我最近去狮子崖是回乡度岁的正月，我来到墓前，内心已没有早年对死亡的恐惧。逼仄的墓地石坟已很密集，只有他们的墓最简陋寒碜。

我又登上了狮子崖。柏树森森加深了山色的寒意，阳光苍白，山风呼啸，竹木动摇。我沿着荒败失修的山路须臾到了山顶，芒萁和杉树已长得非常丛密了。

我瞥见了山下田野里那棵古樟，它好像很多年前就不再老去，独自守着什么。

除此之外，大地上的景象已经变迁，包括秀溪，溪水已经枯涸，不复有笼罩四野的滩声。

似乎我童年看到的，只是一重幻象而已。



狂飙 国画 辛酉

人间物语

野园子

| 杨小羊文 |

从河北燕郊到北京，上班的通勤路并不远，但因为跨了省，进京检查起来异常繁琐，常常原本一个小时的路就要走两个多小时。坐在公交里，排队等候检查的时间漫长难耐，尤其是赶在早上，心里总担忧着迟到。为了打发这段时光，我常常举起一本书，埋头读着。

书并不是随便带的，一定是鲁迅先生和史铁生的，读的也一定是《百草园与三味书屋》和《我与地坛》这两篇文章，我常常在这两片园子里读得入梦，与我的那片野园子重逢。

冀南邢台老家，挨着西院墙的角上搭着一个鸡窝，是用掺着麦秸秆的稀泥，把一块块碎砖头粘在一起垒成的。样子简陋了一些，但是有顶有窗还有门，方方正正，足有五六平方，在当时的乡下，这样的鸡舍还算阔气的。

鸡窝是养鸡用的。鸡的数量是不一定的，母亲最多的时候养过十几只，后来减至八九只，再后来仅剩了三五只，到最后竟一只都不养了，只剩了空空的鸡舍留在那里。

我家的鸡与别人家的鸡长得并无二样，无非都是公鸡和母鸡。鸡本身并不引得我高兴，满院子的鸡屎还常常让我恼火，因为那除粪的活儿总落在我头上，一不小心落下那么一两块没除走，我那眼尖嘴快的二姐就要告状，紧接着就是母亲隔着窗子数落我：“脑子少根弦！”

从此，我对二姐就生了一种恨，那恨引起的愤怒无处可泄，鸡也就成了“戴罪羊”。我总要抡着铁锨，追着那拉下新屎的鸡狠狠地拍打上一阵，惊得那鸡群四散逃飞，却并不敢把铁锨真就打在鸡身上，母亲疼鸡是胜过疼我的。

我打累了，一屁股跌在门沿上喘个不停。鸡子们也跟着恢复了原来的气定神闲，那鸡屎依旧随意地拉在院子里。

那时候的鸡都是由着性子养的，日出而放，日落而归。除了阴雨日子，白日里这些鸡，散落在院里院外的各个地方。

我家大门外是一片野着的园子。杂草丛生，鸟雀成群。东家和西家的邻居，谁都不来打理一下，只管把自家的柴草、废砖头、树杈子，散乱地堆放在这里。虽然没有规矩，可谁也不曾错拿了谁家的一草一木。

据说这片野园子，从前是块坟地。不相熟的道人从此地经过，都要指着东北角的一隅，说这里埋着一位盛极一时的地主，他自私霸道，视地如宝，人虽没了，亡灵却一直盘桓不散，看守着仅剩的这片园子。这传说至今不散，这园子也就一直荒芜着。

大概人类以外，其他生物都是不惧鬼神的。没了人的干扰，这园子拼了命地往野里长。槐树、榆树、梧桐树不仅长得大，而且长得奇形怪状。最招孩子们喜欢的是棵矮墩胖实的老槐树。这树不知长了多少年了，两个孩子是抱不住的，长到人腰处就劈了叉，分成两枝粗杆往四处长。小孩子爬它是很容易的，如我一般笨拙的，垫上

三四块砖也能爬上去。我只能爬到两根最粗壮的枝干分叉处，灵巧一些的孩子能爬到树顶上，撒下大枝大枝的槐花，扔给我们吃。

野花、野草、野蘑菇也都跟着撒了欢儿地长。野蒿子长到最繁盛的时候，小孩子站进去是看不到头的。蜜蜂、蝴蝶、蜻蜓、蚂蚱、蜈蚣、蝎子、知了、麻雀……数不清的昆虫飞禽，全受了土地爷爷的邀请，都赶来赴会了。

多少年了，这园子一直停在那里。春风来了，她就绿了；霜雪来了，她就白了。小女孩的心思，她全都明白，她用繁华与萧索读着我的欢乐和哀伤。

鸡子们如我一般，很乐意到这园子里找乐子。一些不着家的鸡就在隐蔽的柴草堆里生了蛋，更有一些懒散的鸡下蛋如拉屎一般随意。我和我的邻居一听到“咯咯嗒”的鸡叫，都抢着跑去看谁家的鸡又下了蛋。赶在农忙的时候，各家大人都下地干活了，捡鸡蛋的活就落在了我们守家的孩子身上。

捡鸡蛋给我无限的快乐，又因为这园子正对着我家大门，我就说这园子是我们家的，霸占了这园子，谁也不准进来，这鸡蛋自然全落在了我手里。随便就能捡到的鸡蛋并不让人兴奋，揪人心的是那隐了身的鸡蛋。

胆小的鸡常常寻了隐蔽的地方生蛋，你认真地去寻，找回的多是一肚子懊恼和沮丧。某一天，你玩得忘了形，那鸡蛋似乎怕你把它忘了，忽地从一堆枯枝烂草里冒出来，勾住你呆傻的眼睛，一个个白白净净地躺在那里，等着你捡。细数一下，竟有十八九个。

这惊喜来得突然，满心的欢愉从胸口往外蹦，我刚要张嘴，又怕惊了那鸡蛋的主人，于是悄悄地脱了衣服，铺在地上，一个个地捡了，用外套兜着送回家。从此，坚信了那无数的鸡蛋都藏在这堆枯枝烂草里，每天都要过去看上几遍。可是，从此，不仅那胆小的鸡，就连别的鸡也都再没有来这地方生过蛋。

鸡子们整日整日地长在这野园子里，性子野一些的，天黑了也不回家，非得等主人“咕咕”地叫着，才肯移步，鸡们似乎也都能认出自家主人的叫声，谁也不曾错过了谁家的鸡窝。

孩子们和鸡子们是一样的，天天地长在这里，天天地有玩儿不完的新鲜，天天地月亮都照上来了还不肯离去。非得有个胆小的孩子，哆嗦地指向那地主的坟地，大家才被突然激起的害怕赶回了家。

“请提前准备好身份证”，辅警的检查提醒将我梦中唤醒，日复一日的赶路上班又开始了，在这段路途上我一遍又一遍梦到我的野园子，儿时的欢愉、简单和满足，滋养着我离家二十年后饥渴又荒芜的心灵。

可惜那些鸡子、鸡窝、野园子都随着童年一起远去了。如今，老家的房子都换了洋装，那经久不用的鸡舍，随着日渐稀疏的鸡一起流进了记忆长河里。给我无数欢乐和野趣的园子，被铺上了厚厚的钢筋水泥。只有鸡蛋，不但不让人怀念，只把人吃得有些厌了。